

诗骚考索

龙文玲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出版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09YJA751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批准号：12XZW002）经费支持

诗骚考索

龙文玲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骚考索 / 龙文玲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219 - 09102 - 9

I. ①诗… II. ①龙…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②楚辞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229959 号



责任编辑 农向东
责任校对 张聘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9102-9/I·176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鲁洪生

做老师最大的快乐之一是看到学生的进步。龙文玲博士就不断给我带来快乐。

她很勤奋，而且是持之以恒，始终如一，从没听她说过疲倦，我不用督促她读书，只担心她累坏身体。

她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时间有严格规划，连电视都很少看。套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她把别人看电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写文章了。谈及学术，她两眼放光，滔滔不绝；说到社会新闻，一脸茫然，居然不知何谓“打酱油”。

她对老师要求也很严格，她在校读博时一次课都不缺，也不准老师缺课。有一次我感冒，浑身无力，各个关节都疼痛，想停一次课，她居然不准假！天底下见过这样的学生吗？五味杂陈，又气又喜，只好带病上课。带病上课逐渐成了习惯，2005年10月我胃出血还坚持上课，差点牺牲在讲台上，这和龙文玲的严格训练有直接关联。

龙文玲博士毕业后又跟随刘跃进先生读了博士后，若博士后之上再设置个学习机会，她肯定还会去学。她每年都能发表三五篇学术论文，如近年来就在权威核心刊物《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等发表了十余篇有分量的论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经济史》和《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论文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龙文玲的博士论文是《汉武帝与西汉文学》，博士后的研究方向是《盐铁论》，她的研究重心是汉代文学，而且小有成就，最近居然又编出一部《诗骚考索》论文集。

我大致阅读之后，发现龙文玲对《诗经》《楚辞》的研究也颇有功力，她很注重材料的收集和占有，同时注重研究角度的转换和创新。所以，她的《诗经》《楚辞》研究不但比较扎实，而且时有新意。难怪时任中国诗经学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夏传才先生，对她的研究成果十分关注，并在《诗经会务通讯》上予以专门介绍。

综观龙文玲的《诗经》《楚辞》研究，如下三点较为突出：

其一，重视材料的收集和占有，注重用新出土的文献来研究诗骚。这在论文集《诗骚题旨考索》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陈风》的《宛丘》《月出》《泽陂》三首诗的主旨辨正，是龙文玲参加我主持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诗经集注集评”工作的衍生成果。文章对材料穷尽式的收集和占有，使她在论证时，多了一份竭泽而渔的从容和镇定。

“诗骚文化考索”的一些文章，比如《从出土文献看〈诗经〉对楚文化的影响》《〈诗经〉与牵牛织女故事》等，则显示出龙文玲对新出土文献的敏锐关注和审慎运用。

其二，重视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注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诗骚。“诗骚文化考索”的九篇文章，从文化交流的多维度来探索诗骚。以往的文化交流研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先进的强势的文化对封闭的弱势的文化影响，而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多维

度和多样性，却往往关注不足。龙文玲对此十分关注。

如果说，《从出土文献看〈诗经〉对楚文化的影响》关注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南楚巫风对〈诗经·陈风〉影响考论》则关注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影响，而《诗骚舞容与先秦南北舞蹈艺术交流》则关注南北文化的双向交流与融合。龙文玲在试图通过多维度的视角，来探索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以此来探索《诗经》和《楚辞》的文化基因和文体历程。

其三，重视诗骚的传播和影响，注重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诗骚。《西汉帝王与〈诗经〉在西汉的传播》《汉武帝和楚辞解读与传播》，考察了西汉帝王作为特殊读者和文学引导者，在诗骚传播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盐铁论〉引诗用诗与西汉昭宣时期〈诗经〉学》，则把目光转到了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通过对会上论辩双方引诗用诗的统计和分析，对西汉昭宣时期的诗学发展做出了蠡测，角度独到，发人未发，很有启示意义。

龙文玲的诗骚研究起始于读硕士时，从此一直持之以恒，历时二十多年。在如此纷繁和浮躁的当下社会，偏居南国、安贫乐道的她显得如此另类。但唯其如此，才能保持对学术的赤诚追求，对人生的恬淡境界；唯其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期待龙文玲给学术界捧出更多收获的快乐和惊喜！

2014年8月26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诗骚题旨考索	1
《诗经·陈风·宛丘》主旨辨正	2
《诗经·陈风·月出》主旨辨正	21
《诗经·陈风·泽陂》主旨考辨	36
《离骚》解题：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54
第二编 诗骚文化考索	71
从出土文献看《诗经》对楚文化的影响	72
南楚巫风对《诗经·陈风》的影响考论	92
论《诗经·王风》与楚文化的关系	105
论《诗经·二南》与楚歌	120
《诗经》与牵牛织女故事 ——与李山先生商榷兼谈《诗经》的文本研究问题	134
《诗经》与宣姜：被理解的和被误解的	147
诗骚舞容与先秦南北舞蹈艺术交流	163

论楚辞与礼乐文化	174
走向楚辞的诗史进程	195
 第三编 诗骚传播考索	 211
西汉帝王与《诗经》在西汉的传播	212
汉武帝和楚辞解读与传播	238
《盐铁论》引诗用诗与西汉昭宣时期 《诗经》学	255
 附编	 269
闻一多《伏羲考》与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转型 ...	270
《盐铁论》引书用书蠡测	284
读刘跃进先生《秦汉文学编年史》	306
读马银琴《两周诗史》	320
 1995—2014 年作者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成果概览	 333
2005—2014 年作者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部分 科研项目	 337
 后记	 339
诗骚研究二十年的感激和感动	339

第一编 诗骚题旨考索

《诗经·陈风·宛丘》主旨辨正

内容提要 《诗经·陈风·宛丘》的主旨迄今主要有四类观点。综合考察此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诗文本的内在逻辑关系，可得出三点结论：一、陈国的巫风习俗是包括《宛丘》在内的《陈风》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二、诗中的“子”指游荡于宛丘的善歌舞者，“荡”“望”蕴含着诗人对“子”的道德评价。三、此诗通过描写一位痴迷歌舞者终日游荡于宛丘的情景，反映了陈国歌舞繁盛的巫风习俗，隐含着对陈国歌舞无度现象的批判。

一、《宛丘》诗旨众说举要

《诗经·陈风·宛丘》的主旨，迄今主要有四类观点。

（一）讽刺时事类

这类观点按申说重点不同可分四种：

1. 认为此诗讽刺陈国统治者游荡无度。此说出自《毛诗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① 认为此诗为讽刺陈幽公而作。后由此引申出四说：（1）陈人讥其大夫说。此说源于《毛传》：“子，大夫也。”^② 成于丰坊《诗说》：“陈人讥其大夫之诗。”^③（2）讽刺陈国君主说。见杨简《慈湖诗传》：“子者，陈君也。……陈君虽游荡而慈惠，于人有情……但无望尔。”^④（3）讽刺陈公子佗说。见曹学佺《诗经剖疑》：“《春秋》书蔡人杀陈佗，《穀梁》曰：‘其曰陈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称之也。陈君好猎，淫于蔡，蔡不知其为陈君也，而杀之。’篇中有情无望，亦足见其为匹夫行矣。”^⑤（4）讽刺陈国君臣游荡无度说。见方玉润《诗经原始》：“刺上位游荡无度也……此必陈君与其臣下不务政治，相与游乐，君击鼓而臣舞翻，无冬无夏，威仪尽失。故过宛丘下者，相与指而诮。”^⑥

①② [汉] 毛亨传、郑玄笺，[唐] 孔颖达疏：《毛诗注疏》，见 [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37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明] 丰坊：《诗说》，见夏传才等：《诗经要籍集成》，第 14 册，135 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④ [宋] 杨简：《慈湖诗传》，卷九，见 [清] 永瑤、纪昀等：《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第 73 册，119 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6。

⑤ [明] 曹学佺：《诗经剖疑》，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60 册，69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⑥ [清] 方玉润：《诗经原始》，28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认为此诗讽刺游荡之人。此说出自朱熹《诗经集传》：“子指游荡之人也。……国人见此人常游荡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①

3. 认为此诗是“泛刺之诗”。此说出自万时华《诗经偶笺》：“今以为泛刺之诗。”^②

4. 认为此诗讽刺女巫。此说出自高亨《诗经今注》：“陈国巫风盛行。这是一篇讽刺女巫的诗。”^③

（二）反映风俗类

这类观点按申说重点不同又分两种：

1. 认为此诗反映了陈国的巫风习俗。此说出自《汉书·地理志》：“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妣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此其风也。”^④又《汉书·匡衡传》引匡衡语：“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张晏注云：“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诗》云：‘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⑤

2. 认为此诗讽刺陈国巫风习俗。此说出自郝懿行《诗问》引瑞玉曰：“刺巫风也。士大夫延巫覡，恒舞酣歌于盛会之地，是谓巫风尔。”^⑥又见于王鸿绪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曰：“此

① [宋] 朱熹：《诗经集传》，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② [明] 万时华：《诗经偶笺》，见《续修四库全书》，第61册，1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③ 高亨：《诗经今注》，1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④ [汉] 班固：《汉书》，16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⑤ [汉] 班固：《汉书》，3335页、33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⑥ [清] 郝懿行：《诗问》，见《续修四库全书》，第65册，2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诗见习俗之敝，而诗人刺之。”^① 此观点实由第二种观点引发而出，故列于此。

（三）乐舞诗类

这类观点按申说重点不同亦分两种：

1. 认为此诗刺时人不知音。此说见牟庭《诗切》：“刺时人不知音也。”^②

2. 认为此诗是吟咏男女歌舞聚会的奏舞乐章。此说出自尹继美《诗管见》：“《宛丘》《东门之枌》皆咏男女聚会歌舞事，盖奏舞之乐章也。晋、宋、齐、梁《白紵舞曲》，其辞并类此。”^③

（四）男女恋歌类

这类观点按申说重点不同亦可分两种：

1. 认为此诗是男恋女的情诗。此说出自余冠英先生《诗经选》：“这篇也是情诗。男子词。诗人倾诉他对于彼女的爱慕，并描写她的跳舞。……彼女一年四季都在跳舞，似是以歌舞祭神为专业的巫女。”^④

2. 认为此诗表现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爱观。此说出自晁福林先生《孔子与〈宛丘〉——兼论周代巫觋地位的变化与巫女不嫁之俗》：“《宛丘》一诗所写的主人公是一位巫女，一位男子为她跌宕起伏、婀娜多姿的舞蹈所倾倒，与之相爱生情，但迫

① [清]王鸿绪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卷八，见[清]永瑤、纪昀等：《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第83册，32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6。

② [清]牟庭：《诗切》，见夏传才等：《诗经要籍集成》，第31册，303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③ [清]尹继美：《诗管见》，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4册，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④ 余冠英：《诗经选》，1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于客观条件，两人无法结合为婚姻，这一对男女不得不采取冷静态度。……依照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爱观，孔子既赞赏巫女对于爱情的执着，又称赞他们止乎礼义的做法。”^①

以上四类观点，自不可能都符合诗歌实际，有待一一辨析。

二、《宛丘》主旨众说剖析

考察以上四类观点，不难发现其分歧的关键，就在于对诗中个别字及诗文本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看第一类观点。

这类观点出现最早，历代支持者也最多。持这类观点者把《宛丘》视为讽刺诗，但对诗人讽刺的对象——“子”的理解不尽一致。

以《毛诗序》为代表的认为《宛丘》为讽刺陈国统治者游荡无度的观点者，或以“子”指陈幽公（《毛诗序》），或以“子”指陈国大夫（《毛传》），或以“子”泛指陈国君主（杨简《慈湖诗传》），或以“子”指陈公子佗（曹学佺《诗经剖疑》），或以“子”泛指陈国君臣（方玉润《诗经原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子”指陈国的在上位者。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对“子”这个字的解释，认定了诗人讽刺对象的身份地位，由此把此诗与陈国的时政勾连起来。但这一观点无法找到史料支持，于是，在政教说诗的诗学传统影响下，朱熹、万时华、高亨先生另辟思路，对“子”做出了其他解释。

朱熹认为“子指游荡之人”，未确定“子”的身份地位。在无史

① 晁福林：《孔子与〈宛丘〉——兼论周代巫觋地位的变化与巫女不嫁之俗》，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1），52页。

料支持的情况下，这一解释较为圆通。万时华以《宛丘》“为泛刺之诗”，实秉承朱熹思路而来，然其对所讽刺对象的认定更显模糊。

高亨先生认为“子，指女巫”^①，故以《宛丘》为讽刺女巫之歌。

这类观点把《宛丘》视为讽刺诗，还缘于其对诗中“汤”与“望”二字的解释。

对于“汤”，《毛传》云：“汤，荡也。”《郑笺》解释：“游荡无所不为。”^② 申培《鲁诗故》把“汤”写作“荡”，并释云：“荡荡，无思虑貌也。”^③ 无论是把“汤”解释为“游荡无所不为”还是“荡荡，无思虑貌”，都蕴含着贬斥意味。持这类观点者，除高亨先生外，皆从此训释。

对于“望”，《郑笺》释为“观望”，认为“而无望兮”意思是“其威仪无可观望而则效”^④，即是通过“望”字的训释对“子”的行为进行了道德评判。之后，朱熹《诗经集传》云：“望，人所瞻望也。”^⑤ 杨简《慈湖诗传》云：“望，谓誉望。”^⑥ 庄有可《毛诗说》云：“望，闻望也。”^⑦ 意思其实都一样，都认为“望”寄托了诗人对“子之汤”的行为的道德评价，有讥讽之意。

高亨先生虽对“汤”字的训释与《毛传》《郑笺》等不同，他认为“汤，读为荡，摇摆，形容舞姿”。但其训“望”字云：“即德望、威望、名望、之望。为人所敬仰，叫作望。”^⑧ 则仍从《郑笺》训释，把此诗视为一首讽刺诗。

① 高亨：《诗经今注》，1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④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3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夏传才等：《鲁诗故》，见《诗经要籍集成》，第1册，13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⑤ [宋]朱熹：《诗经集传》，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⑥ [宋]杨简：《慈湖诗传》，卷九，见[清]永瑔、纪昀等：《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第73册，119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6。

⑦ [清]庄有可：《毛诗说》，见《续修四库全书》，第64册，4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⑧ 高亨：《诗经今注》，1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其次看第二类观点。

这类观点视《宛丘》为风俗诗，出现亦较早。最早表明此观点的班固是在发掘陈国风俗特点之际，认为《宛丘》第二章描写了陈国人一年四季击鼓值羽、歌舞于宛丘的情景，反映了陈国自大姬以来的巫风习俗。在此，班固重在客观陈述，并未表明对诗中歌舞者的褒贬态度。

郝懿行《诗问》引瑞玉之语和王鸿绪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之语，皆以《宛丘》为讽刺陈国巫风习俗，此观点虽是受班固启发而来，但它除关注到诗歌第二、第三章对诗中主人公歌舞情景的描述，同时还注意到第一章的文本意义，因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这类观点由于把《宛丘》主旨与陈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故影响也较大。

再看第三类观点。

牟庭《诗切》以《宛丘》为刺时人不知音，主要是着眼于此诗首章的阐释：

子，谓善歌舞者。……汤，荡，古音同，通用。……古语谓和平曰汤。今俗亦有此语。“子之汤兮”，言子之歌舞荡荡然，和平之雅音也。……有情，言歌舞之妙曲有余情也。……无望，谓人不好之，无来望者^①。

从以上引文可见，牟庭之所以认为此诗与音乐有关，是因为他把诗歌首句的“子”释为“善歌舞者”，并认为“汤”有“和

^① [清]牟庭：《诗切》，见夏传才等：《诗经要籍集成》，第31册，301～30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平”之意，由此对诗歌首句的意思作了引申：写“子之歌舞荡荡然，和平之雅音也”。至于为何视《宛丘》为讽刺诗，则是因为他把“无望”释为：“子”虽奏出和平雅音，却“人不好之，无来望者”。这样的解读虽然新颖，却不免过于求曲求深。尹继美《诗管见》把《宛丘》视为吟咏男女歌舞聚会的奏舞乐章，乃沿袭牟庭思路，故不免犯了与牟庭一样的毛病。正因如此，这类观点在后世影响不大。

最后看第四类观点。

余冠英先生《诗经选》首次把《宛丘》视为情诗，指出：“‘子’，指那在宛丘跳舞的女子。……汤荡古通用。荡是摇摆，形容舞姿。”并认为“彼女一年四季都在跳舞，似是以歌舞祭神为专业的女巫。”^① 这一观点提出后，得到了当代不少学者的支持。如郝志达先生云：“《宛丘》是一首地方色彩浓厚、洋溢着民间习俗的情诗。写诗人倾吐他对一位善于歌舞的女巫的爱慕。”^② 程俊英先生、蒋见元先生也认为“余说为胜”^③。由于后文剖析《宛丘》主旨时还将涉及余先生论据的分析，此不赘述。

晁福林先生的观点，实际是在余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宛丘》表达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爱观，主要是因为“上博简《诗论》为我们重新认识《宛丘》一诗的主旨提供了契机。概括言之，可以肯定简文直接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明孔子对于《宛丘》全诗的赞许；二是表明孔子特别赞赏《宛丘》诗中的‘洵有情兮，而无望兮’两句。这是孔子称赞《宛丘》全诗的主要原因所在。”^④ 在此，晁先生借上博

① 余冠英：《诗经选》，1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② 郝志达：《国风诗旨纂解》，50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③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3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④ 晁福林：《孔子与〈宛丘〉——兼论周代巫觋地位的变化与巫女不嫁之俗》，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1），53页。